

一场阴谋去舌吻另一场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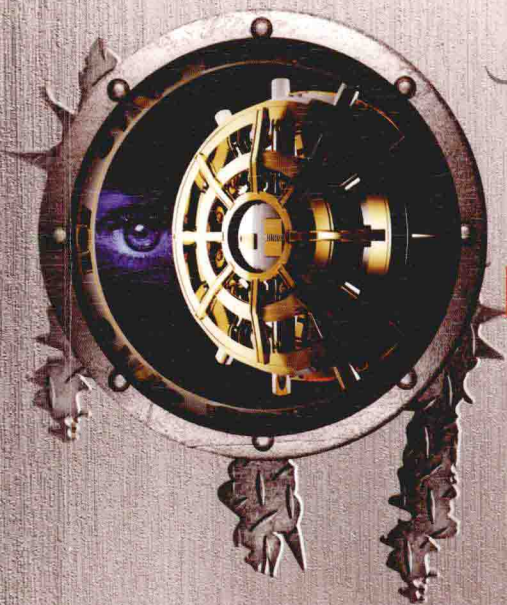
“神探维兰德”系列

firewall

共谋

情杀、仇杀、变态杀、连环杀为什么和瑞典风情融合得这么好？

【瑞典】亨宁·曼凯尔/著 尹艳霞/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irewall 共谋

【瑞典】亨宁·曼凯尔/著 尹艳霞/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谋 / (瑞典) 曼凯尔著; 尹艳霞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Firewall
ISBN 978-7-5399-7622-8

I. ①共… II. ①曼… ②尹…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0154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1-290

BRANDVÄGG © by Henning Mankell 1998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Leopard Förlag,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S, Copenhag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书 名 共 谋

著 者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译 者	尹艳霞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罗雪峰 刘艳春
封面设计	罗久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88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22-8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逃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 箴言 21 : 16

PROLOGUE	楔子	1
PART I		
第一部 催化剂		
CHAPTER 1	第四次葬礼	6
CHAPTER 2	无谓的暴行	15
CHAPTER 3	锤子和刀子	24
CHAPTER 4	魔鬼代言人	34
CHAPTER 5	瓦德的告别	45
CHAPTER 6	电缆线上的女尸	55
CHAPTER 7	谁在撒谎?	65
CHAPTER 8	质疑维兰德	75
CHAPTER 9	神秘的亚裔男子	87
CHAPTER 10	不存在的账户名	97
CHAPTER 11	死者的房间	107
CHAPTER 12	与玛丽安的谈话	115
CHAPTER 13	水貂事件	125
CHAPTER 14	狡兔之窟	134
CHAPTER 15	迷人女助手	144
CHAPTER 16	供奉自己的狂人	154
CHAPTER 17	C空间无回应	163
CHAPTER 18	黑客出山	174
CHAPTER 19	一扇被开启的门	184

PART 2
第二部 防火墙

CHAPTER 20	雅各布的沼泽	194
CHAPTER 21	午夜巡视车	203
CHAPTER 22	安哥拉 1973—1977	213
CHAPTER 23	福克的旧相册	223
CHAPTER 24	寻找兰达尔	232
CHAPTER 25	绿薄荷口香糖	243
CHAPTER 26	最可怕的尸体	253
CHAPTER 27	世界银行和五角大楼	263
CHAPTER 28	约会艾薇拉	272
CHAPTER 29	马丁森的背叛	281
CHAPTER 30	一幅铅笔画	292
CHAPTER 31	10月20日之谜	304
CHAPTER 32	沼泽里的穿行	315
CHAPTER 33	另一种泄密	323
CHAPTER 34	死亡错步	333
CHAPTER 35	最高恐怖	343
CHAPTER 36	变方向的子弹	355
CHAPTER 37	致命约会信	364
CHAPTER 38	病毒启动	375
CHAPTER 39	结束与开始	389

临近傍晚，风渐渐小了，而后完全停止。

他站在阳台上。有些日子，他能看见街道对面楼宇之间的一小片海，但此刻天太黑了。有些时候，他架起望远镜，看向其他公寓亮着灯的窗户，但总觉得似乎有人也在看他，于是就会停下来。

夜色明朗，星辰闪耀。

已经是秋天了，他在心里念叨着，今晚兴许还会降霜，尽管对于斯科讷^[1]而言，来得早了些。

一辆轿车开过。他哆嗦了两下，回到屋内。阳台门关起来有些费劲，要稍微修理一下了。他把这件事列入了厨房便笺本的待办事项清单。

随后他走进起居室，在门口停了停，环顾四周。这天是周日，打扫过的房间里一尘不染。这让他感到舒畅。

[1] 斯科讷，瑞典最南部地区。（译者注，下同）

他在书桌前坐下，从一格抽屉里取出那本厚日志。一如往常，他先读了读前一晚的日记。

1997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据气象局消息，阵风，8-10 米 / 秒，多云。温度：早上 6 点 7℃，下午 2 点 8℃。

下面他写了四句话：今天 C 空间^[1]无行动。无消息。有提示时 C 无回应。一切平静。

他取下墨水瓶盖，小心地用笔尖蘸着墨水。这是他父亲的钢笔，是其早年在图默利拉市一家银行当职员时期所使用的。写日志时他不用别的笔。

他写时，风渐停息。厨房窗外面的温度计显示 3℃。夜空晴朗。他记录下打扫公寓花了 3 小时 25 分钟，比上周日快了 10 分钟。

在圣玛丽教堂默祷了半小时后，他还去了游艇停靠区。他迟疑了会儿，然后写道：傍晚一次短暂散步。他用吸墨纸盖住刚写的那几行，擦拭了笔，盖好墨水瓶盖。合上日志之前，他瞥了眼桌上的那只老船钟。此时是 11 点 20 分。

他走进门厅，穿上皮夹克，套上旧橡胶靴，并且确认自己带上了钱包和钥匙。

一走上街，他就在阴暗处站了一会儿，四下打量。如他所料，那儿没有一个人。和往常一样，他向左走，穿过通向马尔默市的大路，朝百货商店区域和税务局所在的那栋红砖楼方向走去。他加快脚步，直到找到他惯常的平稳的深夜行走节奏。白天为了加快心跳速率，他走得更快。但夜间行走的目的不一样——那只是为了清理大脑，以便安眠和为第二天做准备。

在一间百货商店门口，他与一位牵着牧羊狗的妇人擦肩而过。晚间散步时，他几乎总能邂逅她。一辆轿车急速驶过，收音机不断发出喧闹的声响。

他思忖着，对于将要发生什么，他们一无所知。这些用刺耳的音乐永久性损伤自己听力的飙车混混们与那个遛狗的女人一样无知。

想到这里，他不禁得意起来。他想起自己拥有的权力，以及作为天之骄

[1] 原文为 C-space。

子的优越感。他有能力废除这个社会堕落的积习，建立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
新秩序。

他停了下来，抬头看向夜空。

他想道，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可以理解的。我的人生就如同这存在了
千万年的星光一样不可捉摸。我只能从自己的行动中去寻找意义，比如二十年
前我毫不迟疑就接受的那桩协议。

他继续前行，走得更快，这一想法使他激动万分。他感到越来越焦躁。他
们为此已经等待了很久。现在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届时他们将打开那些无形
的堤坝，静观浪潮席卷整个世界。

但还不到时候，现在还不行。他不应该着急。

他转过身，开始往回走。经过税务局时，他决定去广场上的自动取款机那
边看一看。他不是要取钱，只不过想打印一张余额单，确保一切如常。

他在自动提款机前停了下来，拿出蓝卡。那位牵着牧羊狗的女人早就走远
了。一辆重载卡车从马尔默路上驶过，很可能是要前往去波兰的某个渡轮码头。
从卡车的轰鸣声判断，它的消音器坏了。

他输入密码，选择了“账户余额”。取款机退出了他的卡，他把卡放回钱
包。他倾听着打印机的嗡嗡声和咔嚓声，不由微笑起来。要是他们知道，他想
道，要是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回执单从打印口中吐出来了。他伸手去摸眼镜，这才意识到把眼镜放在另
一件外套里了。他对自己的这一疏忽感到一阵恼火。

他走到街灯最亮处，审视这张纸条。上面记录了他周五及周六的取款额。
他还剩下 9765 克朗^[1]。一切有条不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征兆。似乎一匹马踢中了他的胸口，疼痛来得
突然而剧烈。

他向前倒去，手中还紧握着那张纸条。头碰到路面的那一刻，他体验到
了瞬间的清醒。最后闪过他脑海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黑暗从四面八方

[1] 克朗，瑞典货币单位。

包裹住他。

又一辆奔赴晚间渡轮的卡车开过。

然后街道恢复了平静。

时间刚过 199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这天的午夜。

第一部
EXKI
催化剂

CHAPTER 1 第四次葬礼

1997年10月6日清晨，于斯塔德市玛丽亚街，库尔特·维兰德不大情愿地钻进他的车里。此时刚过8点。他驾车驶出城区，一路琢磨自己当初着了什么魔竟同意去参加葬礼。他极其不喜欢参加葬礼，眼下却又要去送葬。既然他有大把时间，便决定不走去马尔默最近的那条路，而绕道斯瓦特和特瑞堡海滨。他瞥了眼左手边的海，一辆渡轮正向港口靠近。

这是七年里他第四次参加葬礼。头一回是他的同事里德伯，死于癌症。这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维兰德多次去他家里探望，后来又去医院，眼看着他的体力慢慢衰退。里德伯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正是里德伯使他成为一名警察，也正是里德伯教会他问出适当的问题。借由观察他工作，维兰德学会了如何洞察隐藏在犯罪现场的信息。在跟里德伯一起工作以前，维兰德是个相当普通的警察。在里德伯故去后，维兰德才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一名坚强不屈、精力充沛的探长，而且是一名出色的探长。每当他着手一项新的调查而陷入瓶颈时，他就会在脑子里与里德伯展开长谈。他几乎每天都为里德伯的缺席感到

些许失落和悲伤。这种情绪永难排解。

接着是他父亲，走得很突然——因为突发心脏病，他倒在画室里。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即使到现在，置身于松节油和油画的气味中，维兰德有时候仍然难以相信父亲不在了。勒德吕普的房子已经卖掉了。维兰德后来开车经过那儿好几次，有新的人家搬进去了，但他从没停下来仔细瞧瞧。他不时去给父亲扫墓，总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最近他去得不那么勤了，父亲的面貌愈益模糊。

一个死去的人最终变为一个不曾存在过的人。

然后是斯维德伯格，他的同事，一年前惨死，让他明白对与自己共事的人他知之甚少。调查期间，他发现斯维德伯格生前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他奔赴第四场葬礼，也是唯一一场他可以不出席的。周三，维兰德正要离开办公室时，她打来了电话。正值傍晚，手头一件涉及走私烟草的棘手案子令他头昏脑涨。线索似乎指向了希腊北部，然后就断了。维兰德与德国和希腊警方都进行了沟通，但他们还是没能抓到走私犯。他意识到那位卡车司机很可能不知道车上装载的是走私品。尽管如此，这个司机还是至少要蹲几个月的监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维兰德确信违禁香烟每天都在运达于斯塔德。他怀疑他们能否制止得了。

与暂时替代皮尔·艾克森的检察官的一番争吵也影响了维兰德的心情。艾克森两年前去苏丹做慈善工作，似乎并不着急回来。每次收到艾克森的信，维兰德都满怀嫉妒。他做了维兰德只敢幻想的事情：一切从头开始。

维兰德年近五十了，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他明白他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点已经过去。他将只是一名警察而已。在接下来退休前的这些年，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便是尽力更好地破案，将他所知传给年轻的一代。前方没有足以改变人生的决定等待着他，没有苏丹。

他正要穿上外套时，电话响了。起先他不知道电话那头是谁，过了会儿才想起她是斯特凡·弗雷德曼的母亲。三年前的种种回忆和影像一瞬间涌入他的脑海。在这个男孩的案件中，他把自己涂沫成印地安土著战士的样子，向把他

的妹妹逼疯、令他的弟弟满腔恐惧的人复仇。其中一位受害者是男孩自己的父亲。回顾那幕最让人不安的景象：男孩跪在妹妹的尸体旁边，泪流不止。维兰德不由往后缩了下身子。之后的情况，他只知道男孩被送到精神病院监禁，而不是监狱，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现在斯特凡的母亲安妮特打电话来说男孩死了：他从窗口跳了下来。维兰德表示了诚挚的哀悼，不过与其说他感到悲痛，不如说是绝望。他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她打电话给他。他手抓着听筒，努力回想她的面容。他曾在她位于马尔默近郊的房子里见过她两三次，那时他实在难以相信一个14岁的男孩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她显得既腼腆又紧张，她老是哭泣，对每件事情似乎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在那个案子中，确实常常如此。维兰德回想着，不知道她是否沉湎于酒精或依赖药物。他不太记得清她的脸了，也完全听不出她的声音。

她想要维兰德参加葬礼，因为去的人极少，家里就剩下斯特凡的弟弟延斯和她自己。维兰德是希望他们好好的，于是说他会去。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可为时已晚。

他给斯特凡的一位医生去了电话，想弄清楚斯特凡进入精神病院后都发生了些什么。医生告诉他，过去的这几年，斯特凡几乎没说过一个字，他完全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但是那个砸碎医院水泥地的男孩，曾化着成熟的印第安战士妆容。那混合着涂料与血的面具令人恐慌，很难看出那后面的人是什么样子，却清楚地表明了他所成长的社会多么暴力，多么冷漠。

维兰德开得很慢。早上穿上西服时，他惊讶地发现裤子很合身。他肯定瘦了。自从前年被诊断患了糖尿病以来，他被迫改变饮食习惯，开始锻炼和减肥。一开始，他每天要在浴室磅秤上称好几回，直到最后他在狂怒之下把秤扔了。

可是他的医生唠叨不止，仍然坚持让维兰德改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完全不锻炼的状态。他的唠叨终于有了成效。维兰德买了运动服和运动鞋，经常散步。马丁森建议他们俩一起跑步时，维兰德谢绝了。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固定线路：历时一小时，从玛丽亚街穿过斯塔德斯巴肯公园，然后返回。他迫使自己一周至少出去走四次，同时远离他最爱的那些快餐店。因此，他的血糖指标降低，体重也减轻了。有天早上刮胡子时，透过镜子，他留意到自己的脸颊又

凹陷下去了。这就像是脱去一层脂肪和粗糙皮肤后，又回复到原先的脸。他的女儿琳达上次见他时很为他的变化感到欣喜。不过警局里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外表做出过评论。我们总是视而不见，维兰德想着，我们一起工作，却看不见彼此。

车开过莫斯比海滩，清晨的海边空无一人。他想起六年前的这个时候，一艘橡皮艇漂到了这儿，里面有两具尸体。

一时兴起，他猛踩刹车，掉转头来。他有充足的时间。他停下车，走了出去。没有风，气温大概是零上几度。他扣上外套纽扣，沿着沙丘上的蜿蜒小路走向海边。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沙地上有人、狗和马留下的足迹。他放眼望去，一群鸟排成队向南飞去。

他仍然清楚地记得是在哪儿找到尸体的。那是一次艰难的调查，维兰德还为此去了趟拉脱维亚。他在里加^[1]碰到了贝芭。她是拉脱维亚一名警察的遗孀，维兰德认识她丈夫，还很欣赏他。

他们开始约会。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为她会搬到瑞典。他们连房子都看了，但接着她就有些退缩了。维兰德醋意地觉得她遇到其他人了。他甚至没有预先通知她就飞去里加，想让她猝不及防。但没有别人，只不过贝芭对再嫁给一个警察有疑虑，她也舍不得离开家乡，她在那儿做翻译，这份工作报酬虽低却值得一做。于是他们就结束了。

维兰德沿着海边漫步，他意识到离上次与她交谈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有时仍出现在他的梦中，但他总是抓不住她。每当他靠近她，或是伸出手碰触她时，她就不见了。他问自己是否真的想念她。他不再嫉妒，想到她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他不再难过。

我怀念有人陪伴的时光，他想到，和贝芭一起时，我能够远离连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孤独。

他回到车边，告诉自己要避免秋天空旷的海滩，它们让人抑郁。有一次他曾躲到日德兰半岛北部的一个偏远地区。由于抑郁症，他去那儿休病假，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于斯塔德继续当警察了。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那时的感

[1] 里加，拉脱维亚首都。

受他仍历历在目。他绝不想再体验一次了。那里一片荒凉，狂风怒吼，似乎唤醒了他心底最深层的忧虑。

他钻进车内，开往马尔默。他寻思着今年冬天会是什么样子，会下很多雪呢，还是就下点雨？他寻思着11月为时一周的休假他要干些什么。他和琳达讨论过包机去某个暖和些的地方，钱由他来付。可她还在斯德哥尔摩，学习着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她说她实在走不开。他试着找其他人同去，但他几乎没什么朋友。斯登·瓦德算一个，他在靠近于斯塔德的一个种马场里养马，但是维兰德不确定他能成为一个好的旅伴。瓦德酒喝得很猛，而维兰德正努力戒酒。他还可以问问格瑞德，他父亲的遗孀，但一整个星期他们能聊些什么呢？除了这几个再没其他人了。

他会待在家里，把度假的钱攒下来买辆新车。他的标致车越来越旧，声音听起来相当怪。

10点刚过，他就到达洛森格德住宅区了。葬礼11点开始。教堂是一栋现代建筑。附近有几个男孩在对着水泥墙踢足球。共有七个男孩，三个是黑人，另外有三个看起来也像是来自移民家庭。最后一位脸上生了雀斑，顶着一头蓬乱的金发。男孩们兴致高昂地踢着球，迸发出阵阵笑声。有那么一瞬间，维兰德很想要加入他们，不过他一直待在原地。一个男人从教堂走出来，点燃了一支香烟。维兰德下车来，朝他走去。

“斯特凡·弗雷德曼的葬礼是在这里举行吗？”他问道。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你是他们家的亲戚？”

“不是。”

“我认为不会有太多人来这儿，”男人说，“你应该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没错，我知道。”

男人低头看他的烟，“像他那样的人死了更好。”

维兰德觉得怒火中烧。“斯特凡还不到18岁。这么年轻的人绝不该死。”他意识到自己在大声叫喊。

吸烟者好奇地看着他。维兰德愤怒地摇了摇头，然后走开。这时候灵车开

过来了。棕色的棺材被卸了下来，上面只有一个花圈。他应该带点花来的。

维兰德走到那群还在踢足球的男孩们面前。“你们有人知道这附近哪儿有花店吗？”他问道。

有个男孩指向了远处。

维兰德取出钱包，举起一张 100 克朗的钞票。“去帮我买点花，”他说，“玫瑰。买完快点回来，我会给你 10 克朗辛苦钱。”

男孩睁大眼睛看着他，不过接过了钱。

“我是个警察，”维兰德说，“一个很厉害的警察。如果你拿钱跑了，我会抓住你的。”

男孩摇了摇头。“那为什么你没有穿警服？”他用一口结结巴巴的瑞典语问道，“你看起来不像个警察。至少，不是个厉害的警察。”

维兰德拿出警察证，展示给他看。男孩仔细查看了下，点点头，出发了。维兰德有些沮丧地想到，对于警察，人们早就没有敬意了。

但男孩如约带着玫瑰回来了。维兰德给了他 20 克朗，10 克朗是他许诺给男孩的辛苦钱，另外 10 克朗是奖励男孩返回的报酬。他知道自己表现得过度慷慨，但事已至此，也就算了。一辆出租车在教堂台阶外停下，斯特凡的母亲从车里出来，她变老了，瘦得不成人样。一个约莫 7 岁的小男孩站在她身旁。他看上去很像他的哥哥。他的眼睛瞪得很大，满是惊恐——他仍然生活在那时的惊恐中。维兰德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只有我们和牧师。”她说。

他们走进教堂。牧师是个年轻人，正坐在棺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翻阅着一份报纸。维兰德发觉安妮特·弗雷德曼突然抓住了他的胳膊。

牧师站起身来，把报纸收好。他们在棺材右方坐了下来。她仍然紧抓着他的胳膊。

维兰德暗想，最开始她失去了丈夫。比约恩·弗雷德曼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粗暴的男人，老是打她还吓唬孩子，可他仍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的父亲。他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然后她最大的孩子路易丝也死了。现在她又要埋葬她的另一个孩子。她还剩下什么？半条命？还有半条命吗？